無夢園遺集

四書備攷叙

古人不朽之精。赫奕千載。繼華龍其事。痌瘝通其神。攷無庸也。其次則有顯晦興。載籍餙。雖博與家不無訛與訛濫。謬與謬資。蹟湮於既燼。理毀夫蹊來。咏物而物戕其質。久矣人莫重於陽秋水鏡。物莫貴於埤雅水經注諸篇。散而稽。則考急也。廣而彙。則備攷尤急。余逆時偕仲氏和卿。策蹇黃金臺左。余則稽前賢語錄。心勤腕裁。積成帙以百計。仲亦封履邸食。閱祁寒暑雨。盡

獵古籍而儶之。命曰四書攷。北地延仲氏。譬紙貴長安如律令。不虞天之摧我仲。較李錄事更悕。石火之身。其無憑也哉。頃　予假課家塾。因簡囊所藏。出示孤姪濟世。試披其端委。語刺刺不休。余喜甚。莊復之而知其能讀父書也。携仲書并藐嗣屬叔氏中鼎。玉汝以成。再命廣其攷爲聖賢傳所錄。聖賢靈常燭天。未必不鑒立言之苦心。中卿素尚自矜。性不因熱門懸語。石以代蒼。伻獨著書。其本蘊也。宗方山不已文以荊

川抱冲簡臣諸刻彙集成書。合余評註大學衍義補。行有後先。而理無不洽。公之海內。魚豕之訛。立鉄質之前。人鬚眉之精自吐。此余所忻忻焉。不顧藏之名山。亟而付之梨也。梨固應其大年已。

四書指月序

猶龍氏靈心慧解以鏡花水月之趣指點道妙已說春秋行世茲復録四書指月而問序于予予唯大學一書首定盤局知所先後中庸一書務致中和絕去流倚以此學習以此爲政盡其心自心開一天焉修其身自身立一命焉而後四書之義始備故胸中無一物可以用人胸中無一事可以讀書雖言哉半部論語佐太平得無太易乎則乾坤足矣卦何以八又何以六十

四一奇一偶足矣爻何以六爻何以三百八十有餘意者缺一卦減一爻亦有所不可缺猶之相宋而潤幽燕毋乃非歟噫非作相之難讀書之難也非讀半部之難讀全書之難也蓋嘗思之大學之指歸于所厚雖平天下亦復如是不知厚字平字如何下手如天而其天如淵而其淵其天其淵而淵淵而浩浩夫如是恭乃篤也不知篤字如何下手忠恕一貫可行終以泰山巖巖之象及其細心體貼不過曰強恕而已漢

不知强恕二字如何下手。倘亦指月之意歟有
終身焉耳矣

四書麈譚序

自我　明以文章取士帖括家爭操不律爲聖賢寫照夫聖賢生千百年之上而欲傳寫其面目併傳寫其精神噫難矣此不從章句悟入何從乎認影迷頭相於畫壁無有是處予謂善制義者必善讀書善讀聖賢書者定須以白文爲宗諸傳翼之則大全衍義諸編正不得眎爲故紙予頃得叨與　講筵凜凜以闡明經學是勵上遡漢魏下逮諸家評錄手爲裒輯而恪遵

朝廷功令祭酒考亭爰有析疑之箋留聖賢眞
面目或亦精神所寄也今春抱痾却掃間有以
疑義質者猶不無見獵之喜一日猶倩錢瑞伯
携一編示予啓視之則其師江上季夢白先生
塵譚也夢白爲給諫連江先生文孫讀書修行
不愧家學時從行卷中想見風期雋遠知得力
參悟爲多茲塵譚具在宗朱闢異直探玄珠洵
不當以故紙目之矣善學書者觀舞劒而悟善
養生者觀解牛而悟則知善讀聖賢書者從章

句入不專以章句局也更願善讀塵譚者掃空
傳註獨闢悟門恍見聖賢於千百年之上庶無
負夢白津梁盛意云

中庸淵天述序

乙卯冬日聞啓新錢師入淵之誨乾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何在乎在淵丙辰下第扶友櫬舟中輒成書盖六十四卦皆學問也訟天水合一之學繇詞曰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中庸一書大都涉大川事無聲無臭即欲涉而不能子思于是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德在淵固聰明聖知天水未分天德達矣天載上矣元直言習坎愚謂習坎則通流有孚室

則惕中不能習坎且惕中乎需下體乾入于穴
爲主人知敬客而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
矣不能淵且穴乎李延平先生云頼天之靈道
理常在心目晩得元晦憶别羅仲素幾乎放倒
朱子末年深造自艾辜負此翁噫士可一日無
師友哉淵在是天在是仁也敢不肫肫藏密于
是丙辰孟冬日述于小言齋乾不言所利需訟乾體皆曰小有言
言不可太以名吾齋

義經易簡錄序

愚讀書獨不解發憤云何輒廢書浩歎曰如是讀書何爲哉觀象象知憤觀繫辭知發憤天生一伏義以原始生一仲尼以要終而天地之事畢何以曰文不在茲乎葢聞文王更設八卦乾一下西北之首滿局變動繫爻者曰見羣龍无首孔子謂之易謂之神謂之有太極而四聖人之精脉聯繫于此又聞震龍在下不爲首坎龍在中不爲首艮龍在上其首見矣亦非其首而

止于背不止于六而止于五无首也故有五則成變化行鬼神有太極則生兩儀四象八卦孔子序次河圖卦位之際不言土而安土敦仁卒歸神易尚神易不在手漫說乾坤易簡如之何其有五有太極此孔子一生大憤之所在及其發憤而卦可以十三可以九可以雜爻可以七可以十一可以一夫七爻提榮辱之主而十一爻尊一君首提咸君象也最後三言民則二君一民五位如寄故一爻獨崇大有之上九履信

思順者安土以敦仁一君之道爲極盛也世乃識盤旋孔周文脚下夫舉念卽先天豈患無羲皇心地正患不肯周旋三聖步履致一失脚成千古恨耳抑吾孔子明明示人下手處矣帝出乎震曰鼓之以雷霆萬物出乎震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无首之龍以震出夫坤者乾之隱身非消體亦无首也故以大終焉如是而乾坤之神易在我嗟乎人無隨五夜半之雷華五千鍜之火則乾五人位皆虚乾道乃華夫人虎變補過

而後不過愓矣哉序易統始庖犧王堯舜迄無
聞焉賢孔子于堯舜不賢于伏羲微矣哉愚幼
服庭趨長承師訓謹輯所聞就正海内共癸孔
子之憤若曰立言則愚豈敢

羅萸江宗伯易問序

少習易學在天在田在人孳孳焉長讀易學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孳孳焉學需之利涉大川而不恇懼應乎天哉未能也學訟之不利涉大川惟幾惟深入乎淵哉未能也中庸一書大都涉大川事無聲無臭欲涉而不能子思窺入淵之旨於是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水合天德達矣屯雨蒙泉滙於心坎乾坤始交而遇坎利建侯建侯必於五人心自有侯未建耳

天水合一之卦天在淵中此三不在所以洗心退藏于密居中而宅五也楚羅宗伯之言盡棄其學卒以學易誰敢哉神無方而易無體故曰易无體而有用乾坤其易之門邪爲乾坤門內之人無爲乾坤門外之人爲乾坤在我門內之人無爲我在乾坤門內之人如是何方體之有嗟嗟天地求坎而我不求坎天地習坎而我不習坎需下體乾入于穴飲食宴樂知敬客不知爲主知爲主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矣不

能淵且穴乎屯以下無一卦無主人餘皆敬客
事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以生天地爲心孰生
之易生之是故易有太極易之故有之有之故
生之在止於中五皇建其有極大哉易乎終日
乾惕終日反復不惕不反不反不復不復不乾
離坎之間卽中五乾坤幷力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神武不殺生生之謂易也以木巽火不極火
之力亦不盡木之用故曰坎離周流六虛奚爻
位之有哉入乎淵則巽乎火而上出其水始爻

而險旣交而泰水上于天天地絪縕艱貞於反復之際以雲雷心下經綸手故曰剛柔相易欲變而熟習之也曰三復乎斯編

○周禮句解序

敘曰儒者多讀無用之書爛然芸緗而曾不比保殘守闕之漢儒古人所謂有書不讀良可惜也余不慧引東方朔飲酒法大畧東西周后秦漢中晉魏以下不過二升醄然醉矣六經醇醴也其猶宗廟燕饗王及后世子諸有秩以式敘者乎若周禮則五齊三酒清醫漿酏共酒酌數入於酒府惟王詔詔之故周禮之於五經也抑關后稷劉焉會諭宗芸周周公監夏殷六百餘

年至孔子周禮在魯曰舍周何適矣粤遡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盡千八百國會孟津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為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故四書者周禮之殘蹟也吳臨川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

好古學購得春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較理秘書始著於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註行世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攷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敎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

官初於司空之後爲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愚按冬官非闕也或曰考工記其始述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築氏之爲削也鳧氏之爲聲也㮚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也其義不通於今古音也甗甗鬴鬲庾豆皆埴也有虞氏尚陶則河濱之物耳古俗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不開用車多用舟少舟制不傳也廬何以爲戈柲宣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庛量耒古度也守奇

而法辭富而經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
不與五官同者古奠洑法也傳稱畚須之鼓鬪
鞏之甲兌之弓和之矢此乃中古之制非太上
皐陶皂桌之范也故考工記遠矣辭薄商書銘
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亣
後之作者猶騏驥之逐日而馳遠乎其不相及
矣故此書隸於周官可不隸於周官可其不至
者劉氏力也補冬官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炎
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

大都剏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夫大禹相舜猶系司空故召康公以太保營洛仲山甫以冢宰城齊召穆公平淮夷亦命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春秋築城作邑無慮百千能者爲之未有專屬穆王命君牙作司徒敷五典和民則矣而祁寒暑雨小民怨咨則安民固多端詩不云乎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不廢土也王畿千里大司徒爲政内而六鄉小司

徒鄉師以下王之六鄉之外爲六遂遂人遂師
以下主之六遂之外爲都鄙王子公卿大夫之
采地所謂畿內諸侯也大宰旣以八則治其國
六鄉六遂天子親擇官而治之所異者六遂之
官爵每下六鄉一等耳柯氏作釋原剏遂人以
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攷五家所轉
如天官膳夫不離肆亨人在庖而獻鼈之人遊
於他署內司服不出闈縫人在室而絲枲玄黃
不奉機杼掌舍掌次幕人後世之更衣湯沐也

獸醫以朝天子之馬夏釆以待大喪之復而黜之他官春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謂之五史故曰祀史示虔也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使觀於王后之奉宗廟饗諸侯助王亞祼示敬也天府所藏宗器也治中也民數穀數也示虔也司服掌五禮之冕服示辨也冢人職天子之陵使墓大夫達於天下萬姓示戚也馮相保章氏天子以登臺祗祲書雲物示慎也肙爲外之牛人隸地官羊人隸夏官犬人隸秋官大祭祀大享

鬼神示則司徒共其牛牲司寇共其犬牲司馬
共其羊牲牧人無牲市於司馬故各異屬令槩
以祭牲入諸禮官此益謬矣政官之屬司勳掌
六鄉賞地法凡有戰功者銘於大常祭於大烝
司士掌群臣之版司馬論進士之賢諸子掌國
子之倅祭僕小臣寮遍燕寢小子之職舋軍器
屬師田斬牲以狥陳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以出
內火羊人共羊牲圉人以法則而圉諸侯擇人
掌誦王志職方氏掌地圖諸侯牧伯秘不得見

形方氏制地域土方氏以土圭相宅訓方氏道
四方之政事量人量軍壘軍舍州涂軍社山師
川師以山澤之名物利害而頒之於邦國原師
辨天下之地名而封國立邑司弓矢槀人繕人
弁師掌戎服節服氏職衮冕皆有秩於司馬不
可闕也大行人以下九職舊隸司寇置行人以
立於司寇之間隱然王鈇之不犯令盡取其九
職入之春官何居司隸五隸之長罪隸郡國之
俘四隸四夷之俘大司寇以隸處之以法繩之

而後之槽櫪之闒曷爲入於司馬乎以全經言之亦有可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宮罪五百大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扉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横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晃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詩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

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關中距北虜二百里封地不加益且以千八百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又如以期會男女調人和萬民致琛異之物國服爲之息或竄補或誤解善哉乎鄭氏玄之言也其註小司馬之職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缺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蓋當時僅除挾書律漢武詔求之亦晚說卦河內女子

始出卦圖著圖占法樂經笙詩六篇皆亡附會間有又謂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學奇字於楊雄故字多誕然何果於全經駁鄭氏嘉石註云嘉石文石也使民思其文理而悔過焉則滇爽之瑪瑙汶泗之琳琅不尤善乎肺石註曰赤石也則黃白之石不可用乎邦汋者奸民乘上隙而激衆以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今註云汋如斟酌乎鈞金束矢非貧民可辦有如履肺石而號摑路鼓而鳴先王故不以鈞金束矢而終困

苦之矣雖然不猶愈五家耕無主之田而自畝滑也哉王安石不善讀周禮胡致堂不讀周禮正不知作何分別大抵學者始失於過信究失於過疑過信則無書不可讀過疑則無書足讀此千古讀書之鑒也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與訓僞之舊余乃旬為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縣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其出而古本瞭然宜復若夫陳諸

黼座

詔諸學宫前賢論列詳矣萬曆壬子孟秋朔日

述於問龍館

我　皇上錫類之治以稍追余往瀘竽冑教無淚效乎而今吾尚病未能以此翼吾仲君也仲君與余家世以孝友相摩勿論他著述即孝經一翼含鄭超孔直証出胎啞啼之始久鐸南徐左参右損周旋絳帳將來百里絃歌孝經爲諳其翼成　皇上錫類之治當有赤虹黃玉降自法宮以恢虞絃者若余志治治社學亦貫田一芳張子厚井地之學耳翼吾仲君以翼孝經者還在此書也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是以有之周元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耶一物焉置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秖宿物爾先是評通鑑成幸未評綱目成竊耶性理約略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慨於遭盛世之不偶也秘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

殿别置較讎官曰學士曰較理常以寵丞相爲
大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
選於是集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係於
理道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極要領或曰學者貴經
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潤身孟生色當其整頓
身心處即是整頓天下萬世處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可忽乎哉

名世文宗序

余前序此刻云庶常吉士六經外分記眞氏正宗先輩云眞氏主體裁宜少廣之餘姚胡公按吳出選註名世文宗刻郡齋近經生家言不入詩賦王元美先生稍次爲輯粹數典不忘其祖益勝國至今日鑒裁精覈余復取屈大夫以下奇文銓次其中柳子云嗜不同味而快最飽一也今此集出如師至在肆鼓刃揚聲余何言哉于邑請述一記諸肯武夾鼉黃陵廟云繼步瓌

覽乃涀江左太山壁竪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江開導之勢撰古文者宜作是觀應劭封禪儀記泰山一云其爲高也石壁窅窱如無道經遇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一記天門云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五六步一休喋喋據頓地不

避溼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讀古文者宜作是觀夫今之為古文者皆時文也不獨今也宋開制舉義科其號為古文亦今之時文也今人而作古文則古文亦可呼為時藝恐古人不平耶夫作古者多讀古者少古人在怡寂之間是書已點竄頗而余又將以疑石嶷白雪者綴之無乃畫重累人乎噫此余丁巳孟冬開龍館叙詞也距今戊辰又十一年矣余被璽召厠員宮端坐一小樓蕭然贊易贊明詔庶常教

習課業俱用經濟實事士生其間急於救時恐
分記非所屑而是書重梓更廣所未備亦藥龍
中一物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古與今相憂然
後陳言去有能不作古而讀古又不以讀古誤
天下可與言經世也已

古文正集序

今之好爲詩者猶其好爲古文詞也然不擇人而詩不擇地而詩往往庋閣不觀褒譏皆絕乃古文詞則以其人與地著作者高自命或執簡以詩之不列於古併失其今倘所謂古人不見我然耶否耶予謂夫夫也亦幸古人不見之耳嗚呼詩之寬也寬於塗巷古文之嚴也嚴於學士大夫胡不思焉思則恥恥則懼懼則不敢爲古文詞也抑不敢爲詩也其亦不敢爲詩也亦不敢

修雅頌郊廟之章亦不敢襲兒童女婦之口何也詩生於情兒童女婦其情至則傳矣可以採而貢矣今之詩與文大率有情者少無情而好盡者多無情則無法還以古文正之此玉峰諸葛君子所以編也君之先人曾生先生余同年友以經術經世予每過東魯道中州碑滿人口祠廟皆有生氣諸君子奇才異能篤至於學月旦重之裁定精覈可謂嘐嘐慕古之輩立此法程無寧舍已從人與其强邀古人見我不若循

循焉束身挂璋執贄以事庶幾髣髴九天之珠

玉自亥唾閒吞吐也

蘇文全集序

來奉西北之虜歲至百萬公度必戰而橫山之役又皆其輕出寡繼覬處置高麗金塔一事及許生還鬼章與溫溪心合討阿里骨使二盜相疑而不合無以生擒鬼章速賀公之謀老矣河西用兵家人子弟籍以為軍有詔權定已皆刺額實元以來綠兵與增賦不為除去二者公所痛憤不耕之兵聚于內冗食貢賦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心腹之士正此二者公所深念安

京東及輸河北則有散常平之粟勸蓄積之家
寬此兩路而責海之利以予小民似也然訓練
土兵嚴戢禁軍迄無定策矣山東上世以來腹
心根本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便風一帆奄至
城下于是屯水兵教水戰烽燧不絕歲以四月
戍駝基島八月乃還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惟號
令精嚴新舊平海弩手指揮得便宜差撥犄角
以備北虜得京東更設伏萊密二州公守此卓
褒曰上其勤于登如此又願復守徐州三年兼

領沂州兵甲河朔諸路要重定武控扼強虜尊
治營房而公條上五路開任進之門定州修矛
箭之社蓋非俗吏也天子於人取博聞有道者
于五嶽禮其能興雲雨者於黃河祀其能轉漕
利益者公在徐州水暴至堵作皆興安流如故
譬之大人先生大用則大効不用河故河不治
公欲多作陂塘陳州之役自然消滅至論也并
易務錢改元郊祀布令蠲除欠負窮民鼓舞彈
泣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僚析丸破敕違法賒

借使郊祀赦書失信上帝公所云朝廷赦吏胥不赦也夫吏胥不赦則豈特吏胥也哉浙西饑疫人如鬼腊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柰何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至哉言乎淮南東西諸郡災傷逺者十五六年夏田一熟催欠塞戶反思凶年欲救之于可救之前勿如浙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後仁人哉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削綱稍骨立富商不肯搭載以此専擴官米事敗入獄而已雖然足國裕民公亦無成

謀矣則為陳五事一將相之臣召論大計一前
太守刺史罷歸者一千經籍之外別訪講讀一二
優慰吏民上書一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亦無聊
之患耳嗚呼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其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其刻公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惜乎朱之人主僅以語言文字自公奇才今之
學人又以韓柳歐蘇與公能事爭故為公揭出
一二若夫流離遷謫賢者之常不足道也撫葵
疑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凡所

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公豈知人之明眞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寘毀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于公也

韓文序

文章原本六經六經原本德行三代以下知此者鮮矣是以秦漢之文一變而典謨訓誥之體遂不可復夫其氣非不昌格非不嚴體裁非不勁也以未聞乎聖人之道也故曰韓文起八代之衰雖然公如遇濂溪之純程伯子之粹羅豫章李延平之靜必北面事之以其求聞乎聖人之道也公之德行具載本傳攷其政事衆淮西與裴中丞同上章及請先入汴說韓弘擒元濟

已守潮而鱷魚遠守表而賣子贖三爲侍郎一
拜祭酒皆能于其官爲其文學則與衍閎深沛
然若有餘卒澤于道德仁義獨所謂言語者世
俗頗不解或誤言語爲政事失之誣或誤言語
爲文學失之躁甚或誤言語爲德行漫漶離其
情寔張皇迂闊靡所底柱然則言語如之何其
列于四科也耶以公叱王廷湊數語知之彼且
誇先太師血衣公直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
若猶記之固善未幾擐甲者皆謂侍郎言是廷

湊溢受命天子闢而恍之郭令公見虜數語皆此類也大敵在前語言一亂禍患隨之寔關學力歐陽文忠不云乎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故韓文得之尹師魯乃在舉進士後嗚呼宋人以時文爲古文其體務令人以古文爲時文其體僞且時義嘐嘐慕古一旦矢爲古文辭皆八股之唾餘也顧安所得古乎作文者無溢辭評文亦然如謇公之詞則曰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言非也當其官中

舍敢言淮事宰相惡之不過改庚子爾亡何從
裴丞相行軍司馬擢侍郎佛骨一疏天子怒甚
以度等言貶刺史潮州遂轉袁州至鎮州之遣
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唐天子之愛
才若此宰相之知人救人如此其後臺府不協
紳愈兩罷以逢吉故然公復爲吏部侍郎謚曰
文何嘗一日不安于朝耶嗚呼繄惟穆宗知之
憲宗尤知之潮州上表帝特示宰相曰愈前所
論是大愛朕且論救非壓相國度與崔群巳也

戚里諸貴亦爲公言公何患知巳少也正無藉諸公耳卽所云見公之文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然乎否哉余旣刻此書又恐耳食之徒漫相附和反不若驚且笑且排者之知公也正猶戚里貴人皆爲之言更不若其無言也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乾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慎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度閣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弁

也固兼類同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
書瑤林之潛確居嘉興博碩摭拾成帙而刻成
於樂賴庚年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
冊對之發文明年六月始得功益先君子見余
沈沈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
舅氏郭翁諱端明別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
更互商確詞人宗歐陽率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于衆手或割裂章句或
拘牽對偶事多傳會近唐類函頗摭諸書卷帙

浩繁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益以他書分曹
標目凡三易稿乃就既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
諸君子旁求閣本暨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
捧　節還里種松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手
荷花萬芙蓉慨然為造物惜費為吾生惜福雜
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
子舉火視之惟恐類已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
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
可以濟雖然亦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

之善活人者則謂之秦越今之學傷人者則謂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梃也不如秦之越之而捲藥也類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邊防充棟也身歷關塞則知報塘報邊志皆塵飯矣河道纍牘也臨決河履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纚纚之三志不耐深咀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屯鹽錢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鹺賈精權子毋者土矛盾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

狀別自有龔黄矣司馬軍政也張空拳冐白刃

挈人頭挾生虜別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幸學

朝典崇禮也入淸廟侍朝堂厠成均穆然遠矣

唐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淸音也五百

羅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告

語逢虎逢豹奮髯自得游記未有也我將自其

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内也未可概也我將越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黄之外也未敢

信也士君子移其它嗜好而之乎書或不廢閱

覺乎若庚移其苦吟荼誦枯坐一室而四方勤
轍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列聖垂訓後序

神道設敎昉於易在帝左右昭於詩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炳於書春秋去古未遠左氏多詳禍福動作威儀以定命執玉高卑視陰早暮以占年算後世乃云義理不足開人故借禍福懼之謬哉此言民至靈至神惟秦愚黔首使皆然無知以聽從于上柰何效秦智偷竊甘所借益肆矯誣禍福之報輕而義禮之權孤其可乎哉夫義理劵禍福者也非禍福劵義理也

晉李憶翁公祖列聖垂訓一刻確如星日之垂焉公以之增德以之涖政神聽和平焚香展誦一過如與天語而原本讀書錄首云凡事到面前即當思其發脫又閱文清全集有云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無涯夫能無欲又能發脫此皆真體認真自得夢寐快心之句也公刻法如此上帝陟降慄乎如見之已古人與天親故與民親凡閽羅之目前今人與民疎故與天疎堂下遠於萬里若子產裨竈焉知張睢陽未識人倫

安知天道其言夫益精矣公之孝友著於梓里
其人倫政事爲讀書作書明訓哉

經世八編類纂序

首六經終亂治六經治未亂盡元亨而天下治以六經治其亂而亂可常治也六經者教之爲人臣以事君爲人子以事父盡人皆忠孝心盡世皆經綸手也飭六曹寧萬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學術然後有經濟焉有容保然後有敎思焉有不苟富貴之操趣然後有瀰天雲雨之膏澤焉自非然者不人不臣不將不相貧天貧地貧君而夷狄

篡弒之禍未有甚于此者矣諸編首衍義補何也其書主齊治均平極聖神功化生逢堯舜之君此

本朝第一封事也諸編皆有意籌當世之務或博而寡要或冗而多複予總以題目删其泛濫俾無錯用之參耆亦無輕捐之烏毒大都西漢而上錄文辭東漢而下采謀畫旁及他書補以圖說大哉六經最哉臣子無以獨至之孤行誤天下蒼生無以救敗之險者亂乾

坤平局。無以飲食之需樂憪雲雷經綸。其子
諸編思過半矣、予生逢
明盛備員史局入則講讀問時承
天語出則呫嗶外不聞人聲矻矻窮年聊從吾
好抑慨古今豪傑侈經世者何其多能遯世
者何其少繫詞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其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蓋天地
善藏也夫乾大矣必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夫中庸其至矣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故經世難言哉其獨立不懼乎

感應經解序

玉峰裕所翁同系太丘文與先君稱同社兄弟篤于行而嚴于著書與之語眞實不誑侍御公郵寄示予則感應經解也今年壬申初秋文學某讀父書繩祖武重舉善本予樂而玩之徵以序昔有一甲科雅好善問于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者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依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

公等于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予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哉所患巳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如士大夫果朝夕討過孳孳積德彼依勢作威之徒明神有赫孰能逃乎若玉石不分奚感應之有哉獨慨清白好修閉戶不出可幸無過而居間說法妄指某氏親戚潤巳之筆而汚人于口爲唇吻費此則天下之窮而無告者冥司宜別申一禁以勸素士耳予年十九偕討三十年間風波歷盡

今 聖主時乘若杲旭當空魑魅遁形正文人
蔚興之候安得昌黎復出再起八代之衰也夫
詩盛于唐而唐以後非無詩文盛于漢而漢以
後非無文與其僞而共䝿怪僻無寧眞而各布
性靈果爲眞不爲僞即人持一幟盡可入文壇
而建旗鼓麾走壘兵何用優孟衣冠假作排場
面目乎哉純臣吾宗宅相執經問業津津評隲
今古寔多起予斯集在定統系嚴眞僞緣法以
示人立象以盡意鑒裁若苦心作者自得之

生雅序

昔人云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噫旨言哉然自嘗草以來其法已久考其嗣流則周之矯之俞之盧秦之和之緩之昀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樓護陽慶倉公以農黃之書相爲祖述得之者爲上工爲國手歷百代莫之違者也周之制歲終有稽十而失一者即次其食故其法得以久著今之醫也憲無所畏師無所傳茫然試其無妄以

類偶中之利故癒也而劇之生也而死之者殆相望也可不大悲乎予子瞻有言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夫以裘青韈倩紅蘅歷歷寒暑未嘗習一能精一技者其自病病人也嘐城中之金君負高俗之志具濟世之腸初工帖括既不得志乃棄章句而攻于醫參研之久集成生雅編發明歲運經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源大都博而不縈詳而有要綜核究竟變化錯伍中之用心加惠何

勤哉所稱不爲良宰相其次或明醫吾儒作用
處得于是編稍窺一斑矣然是豈足以竟申之
也申之所求于世也廉所異于天也貪天之彭
殤自有定數貪天之數以全居一世必不得之
理必可得之心農黃生萬世有加于心術乎哉

傷寒指南序

順湖葉長者有恒德心[illegible][illegible]懸壺陰功茂矣予庠士諱翹宗泰用儒起家世其孝謹讀傷寒指南一書佩之服之昔賢評人清而寒其清足以貧其寒足以死予觀名利之途大都死熱者多死寒者少噫豈寒可療熱不可療耶近中州刻傷熱書豈亦有所感耶夫陰陽之患惜于白髮予特爲富貴人拈破然以傷暑配傷寒得無太奇是謂五經之後又有五經也是謂張仲景之

外又有無數張仲景也自古有小心之人無放膽之人放膽者其人必粗有小心之文無放膽之文放膽者其文必俚近世醫家好用奇好用偏每欲駕出于古聖賢之上其心已不平安辨君臣佐使耶順溯小心人也惟先賢是述而更廣之皆垂世之言也書必傳

廣欲仁編序

天下皆知味之人皆能飲食之人矣天下皆飲食不空不怍之人皆知味之人矣語云百姓不可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嗟乎肉食豈無味也哉擇飲食而味之不如隨飲食隨知味耐心咀嚼而民無菜色天下不能災且夫天子食而僅知宰相之味必侵宰相食而僅知庶官之味必曠司農臺諫京朝官食而僅知郡邑之味必瑣守令食而僅知編戶士大夫之味必慢節世

淑人食而僅知養民之味必侯薦紳先生食而
僅知寒士之味必畧故有一人之食必有一人
之味中庸一書要之知味程子亦云其味無窮
朱子謂輔漢卿味衆人之所不味眞知味者也
西蜀馮先生主蘇學訓士嚴明以人倫柱礎設
教版持躬眞至適届郡飢梓一二冥報勸世偶
見愚欲付編謀廣之借同寅諸公載酒過小齋
責以編纂之役愚有概于中久矣簡類分編積
月成帙布告靖共君子及賢豪間憂杞憂恤發

恤者大都在豫在誠在便在速則飲之食之
味也須吳儂皇皇粟不支旦夕居亡何當事捐
恤藏粟競出商賈輻輳先生又輯成法以貽人
甚矣吳之遭也書垂就先生有粵西之擢以此
鳴素琴伴孤鶴古之遺愛也失愚乃效漢卿味
衆人所不味夫不閉戶不成其爲顏子閉戶而
不可不成其爲顏子之禹稷愚未知其可也姑
以此造閉戶之軌顧愛人者合轍焉

經畧問奇序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天可先也正不可失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性不情奚問經濟此經畧問奇所以作年友趙霖翁讜言鄂直忤璫潛居著書非消歲月苦心哉用奇識奇指歸不失其正以坊用智而擇殊尤最著者探穴取心商諸海內葢自戰國揣摩二字捷取富貴卽漢號奇計唐稱應變公猶惜之彼白衣抱玄奇之才一

語未揚鞭嫌鈍索亦胆定奉天之難一去不决
已昧幾先探穴取心意在斯乎公言今之邊防
動以調兵爲常屯田一事絕口不講其經畧可
知公所籙大率胆識忠勛當局轉機不離一正
彼才智有餘剛大不足已不覺入于揣摩噫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公之嚴于論人也有以哉

保甲鄉約書序

夫保甲鄉約治天下大題目此書治一邑以治天下之大文章古有以文章不工并咎題目者王介甫是也介甫能文手也游記敘述何嘗不佳而蹉過兩大題目惟無眞實心耳如以德行充正副而首素封右力士操練紀錄責成其長月一按覈之安富民所以安貧民使富民知自衛所以衛富民于是量道里較生齒又倣宋弓箭社令富戶延教師居民備戎器而少其劇錢

民衆則成城劇少則易備講鄉約者皆謂
高皇帝于　大明律外作　聖諭六條冀愚民
熟于耳徹于心今以六條各按之律使依于法
以服習其教每見入鄉社而霽顏登堂皇而作
色木鐸之聲雜于鞭笞靡所適從亦自土羮之
矣于　今鄉約勸處懇和息牌片楮不罰儒者
之論曰　本朝有治法無治人又曰無事致亂
難有事定亂亦難皆非也
祖宗立此治法是以生此治人平居不肯釀亂

之人即當塲自能定亂之人而何患有法無人不釀亂反不能定亂哉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沈毅文憲立談即雍雅益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廕三幸第而計畫祕不傳始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畧則文成參帷幄襄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笄句屯田并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

忠文進平江頌

高皇帝嘗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壬生其間不以定志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異偶克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

罷朝閒服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
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月上扶桑初焰
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
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
漢仲舒豈直文彩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觴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嗟予右文之隆至此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輒

推嘉隆以來一家之言鼎盛遡而上之成弘洪
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喆遺
稿詮次臆評續編冊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
利可遙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綢
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可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
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
在上禹皋稷契爲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
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比

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
欽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敬頌伯夷文曰過天
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
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
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已意之順亂乾道
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
識其大者柰何不遵式信錫莊論　御製全集
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已皆
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信致仕文必

書其官趣如流水戸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
曰龥耐久有黄精葳蕤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
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姤乞文
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
爵而美山埜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於是
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覩耐久之錯
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
則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
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

斂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
吏召分迂俗不對扑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
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
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勑行四事遂立上
陳言之法須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書
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令天下之文稱謂失倫漫
漶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讀有用之書
遵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輶軒錄序

方燕及先生之使朝鮮也屬以使吏屬以閱視鮮故弱國其不折入倭與虜恃箕子典彝在先生誨之以禮易服降位不令喪斬而儀廢也峻絕餽遺罷入道供數萬于是車軺不得行已行祠之藉征倭師武臣暨島帥皆作是念惠此不侵不叛之國顧不壯哉先生放舟蓬萊閣下摩崖弔古豁如也中流憤發見奴卒遮殺磨劍失書氣可吞鯨以作遊山遊水之色如王輔張攀

之死濡毫記事情詞悲壯諭國王食遼餓民漸成巨鎮于爾邦不啻翳桑也折島帥勿以故悉索于鮮道殣洛嗟聲淚俱發鮮于是有汎舟之役島兵稱十幾萬先生與王給諫覈三萬有奇或詐言鮮奴將不利使請駐節觀變先生哂之力疾入關諭毛帥高嶺曰將軍頻言牽制要領安在蓋先生言皮島不可撤但牽制不能耳一撤兵淮揚青登無寧宇而不聞金襲宋總管李寶回風若曰縱火燒虜耶其后有大淩河之役

則一帆可下登萊且雲從島直指淮安兩晝夜
抵廟灣先生臨流而歎意思深長時有攻奴寨
之議先生曰渾河一也杜將軍以隋唐李秉趙
輔許董山以捷何哉杜從後遡三岔河入渾河
自長白老寨而李趙出渾河越右城土木河總
分水嶺一綫鴉鶻關過鳳凰城摩天嶺渡潑猪
江其中軍別從溥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
河入古城形勢一也杜輕入鮮繼故敗耳示承
乏寧錦詔使歷覽山川异乎前聞殆知恢廣寧

復四衛漸進漸感與奴不長舟楫其謬悠一也不合廣寧四衛之師則遼未易復不訓練寧錦生聚數年則廣寧四衛之師無從出且未可形格而勢禁也密爲而不見其形飛矢而不見其狀嗟乎前車可鑒已遼人善兵遼世官舊將兵頃者沙河門之戰灤之戰及萊州黃縣之戰能已見于天下薊通昌猝然之儆各有募也不如分遼兵萬使三將軍將之遼兵隨關隨糈食以額餉其在三方者予新設廩食蓋兵不可募而

遼兵可募也各邊兵可無趣入衛而遼之銳士可佐緩急也即遼銳未可輕撤而一撤仍急補也當遼陽弗戒請特設撫臣專撫流民如鄖陽故事必不以遼民累鮮以遼官廩祿累藩省又必無登州之倉猝矣噫一誤也且自奴而外插與三十六家及卜失兎永邵舊隸撫夷重臣服我戎索者也撫得其人插必不西奴道無從假而卜永諸酋豈至近者遡河套遠者奔甘肅風鶴驚竄于插漢咄嗟之間可不寒心哉且自開

原入關二千餘里而從開平獨石大寧抵宣府
僅六百里尚令意東而東意西而西步步避奴
實步步引奴哉噫再誤也予登山海之角山寧
遠之首山望青齊墩堠相接所惡于撫賊者賊
撫而無兵無將無器械無樓船之師所在鴟張
亦既食撫戎之報矣我瞻四方以鄰國爲壑不
知誰之鄰國也以下海爲壑不知誰之海也登
津咽喉于斯而我衛所無軍則汛軍不下海寨
游無兵則汛兵不下海船戶貪津貼則汛船不

下海特一撫耳以此釁鼓亦不鳴且夫信國公之經畧海上也自絕倭貢獻始夫倭則絕之鮮則培之介倭與虜之衢懷佽小邦輯寧海國然後知

高皇帝之慮遠也

張二酉精廬稿序

余與二酉同登丁酉榜距今癸酉盖三十六年矣當是旹余弱冠探事籌策少也而不老力又不能捕鹿麋於是望塵焉以二酉爲鵠二酉既聯捷政學奇卓未幾賦修文去使我獨行踽踽靡知所届雖晚得一第索咳笑於故人因風珠玉安在哉雖則如雲其售如之何弗怏也一日公之賢孫是鰲同我舅氏持精廬稿示余開卷古秀撲人詩尤清新俊逸絕代風流文生於情

情而兼之以法惟二酉能之大都如秋水芙蓉又如夜深引杯看古劍流水自篆而雕鏤之跡盡去夫文章一事必藏諸名山大川以山川之靈氣促以發之而老壽又與之同故不與人世爭歲年也公之言曰不盭於先民也者乃不為先民者也又謂春秋腴而方戰國變而傲秦變而駘蕩西京變而芳潔東京變而溪刻當其已變也下士承其敝當其欲變也超乘者自信而出公自道也夫

彭原樂詩稿序

襄毅公跋馮士定聯句曰諸公皆能詩意氣亦倜儻而武功乘興揮灑落落有長史之態然士定與予同鄉同門知其人品甚端料事甚明處事甚善臨大事甚不怯惜諸公未及也嗟嗟賦咏若彼託寄若此先達用心良遠使見我原樂之人讀原樂之詩與其臨池瀟灑之意能不悲夫三君子每于東雨深更手摹原樂墨妙勤遂不遺詩零落亦如美人肝膽望之皆冰玉色嗟

平相敦莊勤事海內方勞師能不惻我原樂哉
士庭猶官憲副原樂甫登第遽奪香魄藏光祕
之萬玉叢中昔人有云九原可作蓋感慎于地
上爾予嘗携酒鄧尉逍遥銅井邀諸先哲數其
行事浮白酹之凡若干人孰知寢且處焉者又
有我原樂也白眼看世人青眼看梅花長笑于
山平水遠又有我原樂之詩也

丁大理白門艸序

大理茂嘉丁公豢岳玉陽翁之仲子也夙承家學早舉于鄉八上春官僅終棘寺嗟乎公固志士也公生而即以功名矢以士不繇制科起家即不得有所發舒故公平生孜孜一第短檠之編披惟斯在者如處女閉戶愁人仰屋盍不知其爲貴介公子爲少年賢書且至爲家人產業落而捉襟稱貸也又何論米鹽瓶罄獲矣嗟乎公眞志士哉迨晚以一氈稍遷至南棘幕而公已

不起矣方今　主上乙科用人節鉞四出公以
弁誠有氣如虎公在雖不知其以借箸燃髯者
若何大約遨山遊水間若使以一腔熱血酹之
必無避也惜乎天既恡之一第又奪之一官可
見者僅有此數首詩耳即公之于詩素饒吟趣
而一生不敢以分帖括之餘晷吏隱哦松始有
此帙此固公駸駸五言長城七言絕頂之發軔
而天又奪之于詩矣長君禹卿弗忍散落而鐫
之謂予不佞兩家祖父師友淵源子孫纏綿姻

婭而予又先後同公上春官者最久知公莫若
予故特因公之詩而闡公之志與公之遇若此
以公之志與公之遇跡公之詩則當年短檠孜
孜之意一段憤光猶出紙背舞乃開元大曆之
不足而可以怨之有餘乎雖然公葛天人也唐
虞猶屬雕鏤所以公坳而人咸知有公長者也
則公之爲人如白香山詩解到老嫗矣又何必
更言公詩乎相與言公可矣

王覺斯初集序

嵩山天地之中覺斯生焉中虛中實乎乃化以正以斷業乃成中也易也知虛實而不知中詮風水遭者知太極而不知易誰儀象生者風水不遭儀象不生則其文不古其文不古其人可知所以貴天下士者交相游於未足之中唯論古一法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孔子賢之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一焉孟子聖之矣賢之可也聖之可也而其人不古不可也老變少不變此

論文字之祖故又且夷齊爲二老云且夫求仁得仁今之文求名則有之矣有求仁者乎其文不仁也而傲然古誰古之不仁者不中之象先儒云胸中不可着一中字而亦有求中於未發顧求之何如爾王子之文求仁不求名王子之仁何以見其人赤子也於文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身之矣且夫受天地之才即受天地之節日月星辰可儀象也江淮河漢可囊括也言結之囊地平天成則无咎无譽今有日星而無江

海有江海而無囊括不仁莫甚焉天地之大也於其半全也於其缺中也於其陰陽之會陰陽不會則不仁有進退斯有變化矣有離合斯有交道矣進必退也離乃交也自然之數陰陽之會也天地掉一筆畫山川又掉一筆畫未了之山川每於奇峰靈洞爲停筆剩水殘山兩儀自尋自想而作者求全以得損求譽以得毁求中行以得鄉愿無他不儀象不囊括受才弗受節人才而天不才吾所以貴王子者貴其才之節

貴其實之虛盎中行獨復休休下仁文章穴焉

進也得也存也龍之出游退也亡也喪也龍之

入穴入於穴出自穴故曰得失寸心知文章失

境即文章妙境王子之文奇秀節約鈎深致遠

大都本會合沖和之氣其帙廣矣其心空矣噫

乎文章天見之矣見天地之心復乎役役名根

知進不知退天地之心必不於忙處見勉乎哉

○鄭崟陽年兄詩稿序

余與湛持崟陽同登天啓壬戌榜入館讀書于何余以艱去湛持昌言畱中叵測崟陽疏救金嚴譴余既服闋閲一載餘丙寅七月入朝承匱講筵天大申儆于王恭厰正人羣剷魏忠賢竭土木不休耽耽立于側余罔識忌諱初佯忍之繼而忿三而訴評最後以不撰寧國赦欲死我三人久矣是年十月廿日事也邏者偵邸第里門不得問喉謳妖書上元殺孫文豸顧同寅盡

杖斃其友四人㑹三生皆蘇人以作策論嘲時璫刺骨無贓無證遽罹梟刑問所指妖言韓文公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而已逆案中稱羅織寃斬及詞連余三人除名炳如日星而其友四人之死寃哉亦宜少雪也嗚呼乾坤何等時哉許顯純獄詞成一月餘矣余在長安咫尺罔聞知歲將除循故事二十八日踵先輩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削奪忽報四蟒玉赤棒大聲嬌傳吏部除名永不敘用噫削奪所同也除名所獨

也此以兩三人之除名所同也此日余三人之
除名所獨也三十日瑞仍致　日講年宴日不
發科抄事秘密若從乎直語其人曰無官可削
有死已耳乎是元旦令走館其脊曰已往蘇常
逮其其矣聞知其中書云仍馳急報金陵白槃
某同談矣余家人爭就緹卒者乎死腹中基陽
則向匿戶羅浮投詩鏡坪鞭芙雞之唱曉遯而
肥何其潔哉彼必于封館之日絕救疏耳不發
科抄疑似驚怖遽三人苑其孰知有備儆猶祥

詩句壯雪浪者出國門崔呈秀領軟尉百輩偕
趁游水行三百里漕監遣藍旗白牌環擁余舟
婦人爭投水余避迹一小艇飛騎往來二更許管
長年數人始釋假使太乙峯看雲瀑布泉坐石
其何涉世之波憂患與君同處憂患與君異君
知天者耶屈大夫之沈于江也知無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君知典矣　紅本匿于鎮撫司
聖天子立追出之復三人官戊辰初旦差陽還
次飛來峽以草芥禮覲

明聖而后喜可知已初當事傳檄追奪三人交無以應始入館不敢請及余赴補又不欲請也恐召里鄰師生保之巡卒乃退其退也徐覽追奪檄文前列貴官後頌厥臣而獄詞首指余與湛持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誓爲謀主未及崟陽也于旨始見噫豈有獄詞不及而旨及之未給牛通之綸漫言削奪者且知兩人同縣同年不知與崟陽兩世同年亦疎矣皆往事不屑論然余病甚將分常溪之小隱終古若言

逆璫無故梟兩大匏四人于上元與以私憾誅殺一直詞臣于除夕孰爲之吐憤懣者李何云史余以史史君以詩史固宜並傳崟陽詩格高妙而詔獄黃芝之歌流傳兇閹幾以賈禍危哉崟陽子之爲詩也

錢長玉荒政序

錢長玉才可斷水决雲而韜以凝重在吳閶尺饑憂民色於眉宇減則寬商平糶粟乏貧士授粲隱民分金飛書上章爭元元一旦之命讀公移可槩見語云理國如理家此庸人之言非上臣之論也理家令聞長世巳耳上臣覩萬古以立模逖一代以察脉

二祖神武

列聖纘承獨賴洪宣天順間久任巡撫數十年

恤小民之依故

本朝武功文治漸洽滲漉而不焦不竭匈奴未
滅臣子怒肝裂膽誰敢勦陳言第恐謀國者用
民日新等勦也名實相冒上下相蒙田額愈加
賦入愈減譬之埋家篋無大布之衣廚無烏雀
之糧而空珍高曾之敝帚敗券曰無墜其先籍
則無論遠邇上臣即理國如家予亦自爲庸人
之論暨末世苟且之政亦渺乎不相及已長玉
不顧一官追問其家理家則拙理人則工自是

長玉本色余爲破除此說繫辭十三卦耶離持
世大眼目耶夫持世大膽力眼目不開膽力何
有如作耒耜作網罟自後世言之揀題目作好
事已矣然諸聖人原不過作一事也耶離耶夫
自理家論之一肢一節學問已矣然諸聖人行
事原不過掉運一卦也惟能作一事而後仔肩
危疑如一事惟能掉運一卦而後盤旋羲文如
一卦惟長玉開離明之眼出夬決之手不放此
一事不忽此一卦而後不與恭法循理積日累

功之俗同夫次任撫臣則忠肅文襄諸君子應
之民部擢異等
詔墨猶鮮獨無長玉之渙其躬者乎

章廷綸山人明聖湖百咏題詞

廷綸生京口振海門之險長江四塞以土風淺麗負鉄行塞上孤城落日擬古出塞鐃歌大將軍令帳下健兒擊銅板和退而春星老矣言曰慕西湖摩娑老眼湖上逐妖童艷女爲弒詞以辱之嘆曰以娟逆媚丈夫鬚眉盡矣得無破損湖山乎哉所著百咏閒寫孤松琅玕置孤山風雨與蒼髯對蕭然散橐載湖山歸其人老蒼其詩雄宕于晝夜狎兩湖一日層巔萬松嶺而

方眼落西湖東對大海幾並席狎處者不尊人自媚西湖耳狠居長城摧殘壯骨山為作氣登者肅心西湖日昵兒女亦兒女昵之不知記稱錢王恭順代不被兵父老歌舞至今不絕豈乏燕山之石哉夫乎忠臣義士纍華投鞭之場則悄然而恐攀冶夫游女拾翠驕春之地則藹然無生氣此于游道槩未有聞廷綸詩不啻繞朝鞭游罷即歸留百咏鎮之詩稱其人若廷綸固宜羽扇綸巾揮手招三手長作西湖老尊宿

錢功父先生集序

士留落不偶風雲月露遊大人以成名隱也乎哉謂之隱必才足救時品足砥世議論風采使噉名者流望之却走乎旄造請高閉戶之節積金至斗弗能邀其一首甘長餓以老以予所覩記錢先生其人歟憶予壬戌艱歸先生年八十矣相對不叙寒暄手胡舜申吳門忠告從史昌言當事疏與水道全城生氣又云恐吳儂無此福荏苒十載進始從諸先達後一伸知已之說

適予弟中卿集先生遺稿公世中卿交先生淺乃能捐脯修壽棗梨予甚愧之聊附數語

○劉元博洞庭游草序

洞庭直是元博一影子爾余泛湖浪起將十峯不當一帆及登銅官頂浩浩千頃十帆不當一鳥只爲胸中有帆影鳥影在饒君筆底掉出羣峯浪誰似洞庭寫君鬚眉位置雖然惟君自寫君照破除影子宜其眉目皆生氣也遊東坡雲霧中余又添一影子矣

余周生稿序

惟孝子爲能饗親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得百材武不如得一忠孝之士始相余子闈中擇語必精選義必約欲元之登榜時嫌其姓标第五旣見静重渾樸如山岳太古出論策數十萬言能自作經未幾有子喪長且賢能代事毋黠而不泣又未幾有毋喪春秋逾八十瞿瞿如有求神色皆痛届選期輒欲去余强之令同年朱子解子輩强之乃設位而哭盡哀其意賦詩遝童

甲乙藏稿行世蓋御世以禮愛人以德喪明之戚不可解於心此幾微疑似之過其失也西河擬之於夫子亦復猶是甚哉乎嫌疑早辨忖別纖微庶幾無墜否則三年之喪豈遂廢於金革不忍以二人之死捐千萬人之命若壘築臨戎不決機於一陣直不孝目之而禮意亡矣先王制禮原不寬於武臣柰何哉藉文臣以口實嗟乎人人提起忠孝心何憂兵食何憂東西虜余録余子以救世也

西湖月觀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吸太湖手煑寶雲泉自龍洞下瑯玕夾流水優予枕簟涼夜鳥啼四更吐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曉烟如抹風急雨來四山瞑合泛石湖楞伽間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草未刪初夏日長簡付剛氏嘗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攺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既編補帆爲捃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堯峯山志序

讀書堯峯之巔自石湖十五里山水廻合初抵寺白浪千頃疑震澤有峯逺秀疑縹緲山僧曰此楓落呉江也郡諸巨浸也松之泖也突兀如神人虞山也美好如姬黛玉峰也又數里陟妙高峰三面太湖而穹窿陽山率靈巖諸巒障其後稍下多景巖西山點點漁郎茲坐久嘗妙高觀落日湖山一島桃浪一葉皆含靈妙其了無意況者疆畎耳溝池耳村舍耳夜半月華如雪

湖天渺瀰向所鄙為田叟野烟牛羊下來之所無異萬千頃之洪濤也余無以名尭峯惟記在山中作續詩餘序云始見松陵之城郭若麗山同里諸浸焉澹臺寶帶積沙陳湖之濱焉泖湖若練玉峰若環橫山若盤穹窿若賓陽山若拱虞山若垣錫山若龍上方若腕石湖若盂焉自青莎塢萬玉隈而上浸吾腹者三萬六千頃之半焉泛若凫凡三十餘峰焉荊溪之銅官雲爪之碧巖如鵬决起焉天如蒼焉舟如月焉日月

竝出焉落日之帆如雪焉霧霽見一頃焉電起閃一峰焉月上泛一波焉雲開獻一岑焉吾見夫人𡾊峨焉飛塵焉而以拜石則神人焉袍笏焉丈人焉一草一木皆貢禮焉新鍾鼓之聲壯雲山之色焉凡此者皆天地之餘所謂旁望萬里之横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吾乃忽然而捉筆亦如天之一北一南地之影長影短箕爲傲客房爲驕馬而已噫終無以名堯峰也

陽山志序

予家息浪之右有樓面陽山終日坐臥其上讀此志諸公以詩句壯之竹杖芒鞋索之而予獨於衾裯襟帶間日涉焉各有得也昔人云家兄一日有客則病予一日無客則亦病此言酷似我伯仲而叔氏中卿在病不病之間與人交簡而久如予玉仲恬石傳二十年來不苟合不輕月旦人而矜嚴自爲月旦故其撰志贍而潔有體裁云石有交之體也介者石之體也介於石

者文章山水之體也山水無求於文字也猥以
文字辱之悲夫雖然紀雲書瑞山川不自言也
况厥初生民蒸畀有典於是焉在今歲壬申六
月不雨至於八月靡神不舉予在衆中謌言曰
蘇郡主陽山陽山主龍毋白墡歲脩太守符給
僧抱牒而問侵胥因緣以匿牒神之怒也其弗
雨矣諸公曰舊符在固不出何弗新之遂與湛
持同年言之史太守太守詣牒下澄照如故會
陳邑侯步禱三十里至神所越三日果大雨斯

志也神民之間三致意焉以救菑去害而傳信

若夫壯觀天地開四飛亭畔白雲怡悅四人共

介公浩然自得不相贈也

天下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記序

天下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記序天下大游三宗焉曰見曰力曰權遊太山者千萬人也小天下者孔子一人遊東山者千萬人也小魯者孔子一人是曰見到一代受命之主尊五嶽禮四瀆而名山勝水巖洞泉石之奇悉聽其隸屬而臣庶之王者不與焉是曰力到禹乘四載而遊具舫開萬世鑿山除道之祖舜巡方載娥皇女英老蒼梧之野開萬世浮家泛宅之祖是曰權到者見亦到力亦到古今破壞遊

道秦始皇趙主父始皇乘羊車僅登泰嶧瑯琊會稽而返所至命李斯刻石剷巖鐫句洩殘靈氣寔其嚆矢主父代雲中之樂超然無趙嗟乎中國之外中國者九稗海環之崑崙山東南一支入中國故水皆東流而西北一支仍居半使東南不踰海西不踰崑崙北不踰沙漠以窮寥廓難矣即遊而收溟渤幾何哉山川秀異間鍾一二人特一骨一節爾而尊之以作鎮曰山靈盡此矣人寺修言其生前樓臺殿閣則吾生之

前生前生之前生不當海雲明滅乎哉然近之矣何也寔一切幻即空一切幻吾炎滮惺我湛思經術亥之步章之捜極黃壚四遊九瀛之所未嘗炳諸星日三宗合而二帝之車馳馬跡如一日爲彼囈語而大夜郎者其一齊乎哉